

《南京文学地图》：

开启文学与空间的深度漫游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问：国外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主编了包括《巴黎文学地图》《纽约文学地图》等在内的“布鲁姆文学地图丛书”，国内学者张鸿声编纂了《北京文学地图》《上海文学地图》《苏州文学地图》等系列文学地图，文学地图类书籍大体有哪几种写法？《南京文学地图》与此前的这类著作在框架设计、内容选材等方面有什么不同和特色？

答：实际上，有关文学地图的说法非常宽泛，比如某地的诗歌地图、某作家的某城市地图、某题材某主题的文学地图等。近年来随着相关理论探讨的深化与实践的拓展，文学地图，特别是“城市文学地图”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目前对文学地图的理解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学地图，第二种是作为文本空间的文学地图，第三种可称为勾连文本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文学地图。当然，具体的文学地图写作会更复杂，也多有交叉。像“布鲁姆文学地图丛书”，就是以文学地图为方法将各个城市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呈现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写作相结合的特点。张鸿声主编的城市文学地图更多体现为第二种类型，通过地标景点的梳理打开文本空间，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所理解的“城市文学地图”主要是第三种，指把一座城市的文学世界和现实地理空间叠加在一起的特殊地图。前者包括作品里的虚构故事、审美精神乃至作家的真实人生等，后者则涉及城市、街道乃至咖啡馆等具体空间。通过时间与空间、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叠加，城市文学地图致力于探讨人、地、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学如何建构时空、时空又如何滋养文学，进而阐释文学的地域性、空间性、历史性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立体景观。

实际上，不论哪种文学地图，



如何理解新时代文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而是与如何认识和定义我们身处的时代直接相关，“新时代文学”在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这样的期待。因此，如何把理论资源与当下中国文学现实有机结合，如何使它从自然的时间概念沉淀为自足的学术概念，是每一位有志于此的学者需要直面的挑战。李云雷新近出版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文学表达》（湖南文艺出版社），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辑“新时代文学”既有对“中国故事”“大文学观”等概念的探讨与思考，也有对新时代文学与民族复兴、文学史传统内在关联的宏观论述。第二辑“批评与细读”以柳青、路遥、周克芹、徐怀中、海飞、刘建东、邱华栋、罗伟章、王祥夫及80后作家的创作为对象，展开具体的文本批评。第三辑“理论新视野”侧重拓宽新时代文学的理论边界与阐释空间。三个部分从不同层面，反映

六朝古都，文脉绵长。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山川街巷浸润着千年的翰墨书香。当文学想象与现实地理重叠，会描绘出怎样一幅独具韵味的文学地图？新近出版的《南京文学地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给出了别开生面的解答。该书跳出传统文学史单线叙述，从名篇名著、名家名人到文学地标，以开阔视野勾勒南京文学的“五副面孔”，将文学与城市空间一一对位。近日，本报记者对该书作者张光芒、赵婷进行专访，开启关于文学、历史与空间的深度漫游。

在写作体例上并无一定之规。《南京文学地图》相对来说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架构，这既与我们对南京城市文化的认识有关，也来自历史学家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对南京独到定位的启发。朱偰所言“文学之昌盛”提醒我们首先梳理出了“名篇名著地图”与“文学之最地图”；“人物之俊彦”引申出本书的“名家名人地图”；“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提示我们设立了“文学地标地图”；南京“与民族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之密切”，激励我们务必为其“制作”一幅“文学历史地图”。如此一来，五幅地图形成了五种维度，较为严密地形成了对城市文学地图的全方位观照。

问：《南京文学地图》除提到了我们熟悉的《文心雕龙》《红楼梦》《背影》等作品外，还重点剖析了张恨水的《丹凤街》、阿垅的《南京血祭》、赛珍珠的《大地》等作品，它们揭开了南京的哪些不同侧面？把赛珍珠这位外国作家纳入其中有什么特殊考量？

答：这涉及哪些作家作品可以纳入《南京文学地图》的问题，本书从三种渠道汇集其来源，即“南京作家的写作”“在南京写作”与“南京书写”，只要属于其中一种情况，就纳入我们的版图。如果一个文本兼具上述两种或三种属性，那就更有代表性。这也是我们选择重点篇目的依据。张恨水、阿垅和赛珍珠都曾在南京生活和写作，属于广义上的南京作家；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文本都是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南京题材书写。

《丹凤街》精彩描绘了市井中的民俗画卷与人性光辉，可谓抗战前夕南京平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作为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南京血祭》揭示了南京饱受战火蹂躏的创伤与不屈的民族抗争。《大地》则以史诗笔触向西方读者深刻描绘了中国农民生活，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想象。在南京文学版图上突出赛珍珠和《大地》，则是凸显南京城市文化的世界性和包容性。

问：从章节设置看，我感到这

本书采用了一种交叉视角，即通过作品、作家、城市地理空间（文学地标）的分开论述又相互补充的叙述策略，打通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边界，为我们提炼出南京悠长的文脉与多元的精神气质。可否举例谈谈如何挖掘城市和文学的多维互动？

答：书中设置的五幅地图同时也形成了交叉视角，这一叙述策略有利于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结合。《南京文学地图》不只是一幅地标地图，它更是一幅精神地图；不只是一张平面地图，更是立体地图。我们今天登临金陵凤凰台，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现实景观。但金陵凤凰台在今天更大的意义是它凝聚了李白诗《登金陵凤凰台》的精神世界。再如秦淮河。六朝时期，秦淮河畔作为世家聚居之地，发展成贵族绮丽生活的代名词。但在一次次改朝换代的血泪教训下，唐宋文人笔下的秦淮河成为历史兴衰的象征。明清文学又为秦淮河的意象注入了世俗生活的鲜活面貌，并衍生出许多“才子佳人”的文学叙事。这种兼具历史审视与世俗生活的双重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文学创作中。及至当代文学，叶兆言等作家热衷于用个体经验代替宏大的历史叙事，秦淮河的文学形象进一步展现出世俗性的特点。

其次，互补视野与交叉视角也是为了使文学地图兼具时间流动性与空间多元性。写作中我们注意到时空的叠加，比如，同一座清凉山，宋代时陆游曾夜宿清凉寺，王安石亦曾夜宿僧舍。清朝初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在这里与友人夜谈。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对清凉山青眼有加，留下多首吟咏清凉山的诗歌。

问：阅读中我发现在千宝《搜神记》一章中，作者探访了钟山蒋王庙；在刘鋹《文心雕龙》一章中，探访了钟山文学馆、六朝博物馆和定林寺遗址；在萧统《昭明文选》一章中，探访了玄武湖公园复建的玄圃；在曹雪芹《红楼梦》一章中，探访了江宁织造博物馆等地。这种实地探访和行走，是否有助于增强现实感、空间感，更好呈现地理空



间与作家作品的对位关系？为什么在文献研读之外增加实地考察？

答：这本书的确也是一张亲身丈量 and 体验的“文学地图”。随着文旅融合发展，文学行走与读城成为潮流。写作这本书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献研读不能取代实地考察，文字想象不能取代触景生情。文学不是尘封于故纸堆的历史，而是活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处风景中。所以，《南京文学地图》不仅结合了作家作品、地标景点、审美想象与现实世界诸多层面，并且始终尽力融入本书作者与其对话、与其相处时的情思感应和灵魂激荡。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文学地图》也受到我们所在学校的重视。南京大学文学院联合江苏移动等共建，成立了“城市文学地图数智化与场景应用实验室”，以此书内容为试点基础，致力于将静态文字进行数字转化，激活为可触摸、可感知、可阅读、可学习、可行走的“五可”城市文学课堂，从而实现“出版+教育+文旅+研学”的深度融合。由此可见，城市文学地图的理论与实践大有可为，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初步尝试。



陆寿柏绘《金陵四十景》之“清凉环翠”。
《南京文学地图》插图

评，展现出对“人民性”传统的回望与呼唤，寄寓了他对新时代文学的期待。另一方面，他敏锐捕捉当下文学创作的新变。在邱华栋新近的“中国人在海外”系列作品中，他注意到小说不再凸显中外文化差异、隔膜与落差，而是表现出对中国叙事的文化自信。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徐则臣《到世界去》系列短篇中的青年形象互为呼应，共同构筑起“世界图景中的自信青年”这一极具时代特质的文学群像。这一文学形象的迭代与重塑，清晰地映照出百年以来中国人世界观的嬗变。可见，正是以鲜活的文学现实为支撑，关于新时代文学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宏大议题的探讨，才不至于流于空疏，让读者敬而远之。

大历史的视野、长时段的文学史脉络以及具体的文学文本交织在《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文学表达》中，构成了本书极具辨识度的批评路径与研究格局。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依然是观察变动中的中国的一个有效视角。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今年全民读书月，我到北京朝阳公园书市。在一家出版社的展位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印着：“并不是每一位父亲都能被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农民父亲可以。——李西岳《父子书》”。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给西岳兄发信息，不久就收到了他题签的书。

翻开《父子书》（北京燕山出版社），我常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同样来自农村，书中的很多事也是我经历过的：堵鸡窝、端尿罐、记工分、当兵、探亲、参加文化补习班、提干、当司务长、父亲来队、当编辑、当作家……不同的是，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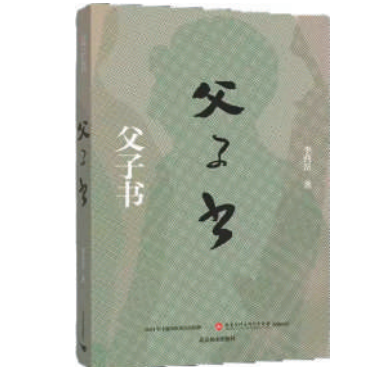
作者的家乡在冀中，是敌后抗战的前沿，也是日寇“扫荡”的重点。尤其是1942年的“五一一大扫荡”，在那场悲壮惨烈的抗日斗争中，大量普通农民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壮烈牺牲。

1941年秋，作者的父亲年仅19岁，只身闯入天津。彼时，老家已生灵涂炭。日寇的“扫荡”成了家常便饭，粮食被抢走了，农具也给砸了、烧了，鸡鸭猪狗，都被抓光宰净了。年轻人还要被抓去做劳工。父亲东躲西藏，不得安生。恰逢村里有人从天津带回三爷的一封信，信中说，若在家中待不下去，便来天津投奔。三爷在天津开了笼屉加工厂，可以给父亲找些活儿干。父亲就此离乡。在天津南那些年，他不仅学会了认字、写信、打算盘，还学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书中对家风传承的记述，令人印象深刻。“奸出人命赌出贼。赌钱，不是条好道儿。”作者说，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幼时，他与小伙伴打扑克牌，散场时一个伙伴恶作剧般地喊道：“还我5毛钱！”正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一顿教训。作者连呼冤枉，却也由此牢记了父亲对赌博的深恶痛绝。

书中对父亲手部残疾的描述，细腻而有力，宛如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父亲有三根手指伸展不开，没事时便自己来回掰动。系扣子时，他先用不太灵便的左手控制住最后一个扣眼，再用右手将扣子小心挤入，接着顺着衣服往上捋，逐一确认，直到系完最后一颗，再抻一抻、拽一拽，确认无误方才起身。动作迟缓，却有章法，井然有序，且绝对拒绝他人帮忙。这种自立的尊严，令人动容。

李西岳每出一本书，都要带给父亲。每次回家，父亲总在捧着他的书看，好几本都被翻烂了。父亲渐渐成了作家儿子的第一读者，也是最忠实的粉丝。然而，村里人问



第五届网络文学青春榜发布

本报电（余念恩）近日，第五届网络文学青春榜发布会暨新媒介文艺创作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活动现场揭晓第五届网络文学青春榜年度榜单，《剑来》《游戏入侵》《大明宴海录》《冒姓琅琊》《廓晋》《独木》等11部作品入选。

“网络文学青春榜”自2021年创办以来，立足青年视角、扎根网文创作现场，以青年大学生沉浸式阅读、大众投票与专家顾问联合遴选的模式，持续挖掘兼具创新性、

在《父子书》中感受家国情怀

班永吉

他：“你大儿子是干什么的？”他只说：“当兵的。”别人又问：“他现在是作家了，写过《农民父亲》《百草山》。你看过吗？”他便摇摇头。天下的父亲都一样，对孩子的爱与自豪，很少挂在嘴上。

父亲去世后，李西岳只带走了父亲翻阅过的那些书。那些书页上，留有父亲的体温与目光，也是他与父亲最后的相守。

《父子书》中，打动人的细节比比皆是，就像电视剧中的特写，让人记忆犹新，回味无穷。比如作者笔下，父亲跟母亲一样会过日子，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也会钻到桌子底下仔细寻找。又如第六章《四世同堂》里，作者不惜重墨描写他孙子乐乐和老爷爷由不敢见面到怯生生，再到亲情慢慢浓厚的情感故事，催人泪下。

《父子书》讲述的，不单是作者与父亲的故事。书中的父亲是千万农民的缩影，儿子是无数军人的代表。这样的父子关系，有着普遍性与历史感。李西岳通过叙述两代人之间的深情与牵绊，完成了一位游子的精神寻根，彰显了一位军人的家国情怀。如同用篦子梳理发丝，轻柔而有序，他静心厘清岁月的纹路；又如老人说书，不疾不徐，他将父与子的生命故事、人间与天堂的深情对话，一一道来。

这些生动细腻的文字，是儿子献给父亲的至情之作，更是一代中国人写给历史与天地的精神之书。如此一来，以《父子书》命名这些“肺腑之言”，自然再贴切不过了。

时代性与传播力的网络文学新作。榜单由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安徽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8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评出。

发布环节后举办了杭州师范大学新媒介文艺创研中心揭牌仪式。该中心以“新媒介文艺”为创作研究对象，涵盖网络文学、数字诗歌、短视频文艺、有声文艺等新媒介文艺形态，致力于创立适应数字文化的文艺理论范式、批评话语体系。

专家研讨钱念孙学术散文

久魅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何向阳表示，学术散文是当代散文的重要领域，钱念孙的学术散文独树一帜。新书书名“随时”传递中国人顺势而为、随时而动的智慧。该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相结合，在四季书写中体现中国人的宇宙观，展现对文化时空的悠长思索，从小切口进入深层次的人文思考。